

热播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据此改编

母亲和我们

韩天航 著

包办婚姻的时代，一个女人无奈和比自己小六岁的男人成亲，为了满足公公传宗接代的愿望不惜下跪求与丈夫一夜共枕……

十三年后，万里跋涉找到避家出走，已是解放军军官的丈夫，她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离婚吧……”

一部弘扬女性伟大情怀和无私母爱的小说

一部反映边疆艰难创业生活的电视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47.5/1436

2008

热播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据此改编

母亲和我们

韩天航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和我们/韩天航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280-5

I. 母… II. 韩…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418 号

责任编辑: 马玉梅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李 博

母亲和我们

Mu Qin He Wo Men

韩天航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280-5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前 言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四个中篇,都是在《清明》杂志上发表的,也都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其中《回沪记》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用并在几家报纸连载,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公司改编成十七集电视连续剧《重返石库门》,在全国二十几家省市卫视黄金档播出。《背叛》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选载,以及多家报纸连载,并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大连电视剧艺术中心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问问你的心》,在中央一套黄金档播出。《我的大爹》发表后,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选用,上了中国小说学会 2004 年度小说排行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系列之《2004 中篇小说》一书,后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热血兵团》在全国多家省市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并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奖。《母亲和我们》发表后,同样也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选用,多家报纸连载,并入选了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的《2006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一书,由安徽广播电视台改编制作成的广播剧《母亲的童谣》,荣获第十届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奖；后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成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也将在中央一套黄金档播出。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四部中篇集结成册，以《母亲和我们》的书名出版发行。

韩天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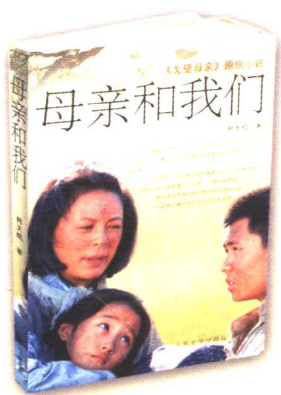
2007年10月21日



韩天航，1944年4月生，祖籍浙江湖州。

曾就读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1963年9月从上海支边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务过农，当过会计、教师，干过宣传，在兵团一直工作到退休。

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闪烁在绿州的星辰》、《绿州新潮曲》、《走向辉煌》，小说《回沪记》、《棚户纪事》、《太阳回落地平线上》等。



《母亲和我们》着力塑造了一位根植于中国五千年优良传统沃土，面对不幸的婚姻和人生诸多波折，以其自身的善良坚忍、深明大义去化解矛盾、和谐各种关系的母亲。在她身上既可见女性的隐忍与包容，又可见男人般的侠义与豪情。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前夫、儿女和同事，心灵无不得到净化，在关键时刻都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戈壁母亲》。

书中还同时收录了作者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热血兵团》、《问问你的心》和《重返石库门》的其他三个中篇。

目录 I

前言 / 1

母亲和我们 / 1

我的大爹 / 87

背叛 / 153

回沪记 / 218

母亲和我们 |

我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包办婚姻。结婚时，我母亲刘月季已经二十四岁了，而父亲钟匡民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学生娃。我那长期患着痼病的祖父选择这门亲事是有他充分的理由的。他认为我母亲的家族虽然正在败落，但家教的严正是远近闻名的。母亲十八岁时我姥姥就死了，那时开始就由母亲来主管家政，虽然识字不多，但家政却管理得非常好。因此祖父认为，虽然母亲比父亲大六岁，但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成熟了。只要把母亲娶过来，马上就可以顶替刚去世不久的祖母来主内当家，又可以很快生娃为钟家续上香火。祖父有了这种想法后就执着地要把这事变成现实，那时他已被痼病折磨得骨瘦如柴了，但他一次次地迈着发颤的双腿，拄着比腿还要颤得更厉害的拐杖，走上十几里地去我母亲家求亲。我外祖父被我祖父的这份真诚与执着感动了。

当母亲与父亲拜完天地后，我祖父以为自己可以松口气了。但他没有想到，父亲对这门亲事是明里不抗暗里顶，他硬是不同母亲圆房。两人进洞房那夜，父亲一把掀开母亲的红盖头就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没人要的老姑娘，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母亲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说：“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爹一次次跑我家把我求来的！”母亲长得不漂亮，鼻梁有些塌，嘴唇有点厚，只是一双眼睛却是水灵灵的。母亲

毕竟是有教养的，她说完这话后，委屈地哭了两声，但立即抹去泪，脸上强露出笑容说：“我给你铺床，你睡吧。”但父亲一扭身就走了，连着几天没有回家。母亲已感到她与父亲的婚姻将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她见了我父亲一眼后就深深地爱上我父亲了，她感到父亲不但长得英俊，而且身上还透出一股很诱人的阳刚气。

母亲进家后，祖父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从一开始，母亲就把这个家当得很好，但他的第二个愿望却落空了，半年后，母亲还是个处女。祖父也感觉到了，他暗地里求我父亲求了几次，父亲说：“圆过房了，她不生有什么办法。”祖父知道父亲在敷衍他。于是祖父只好去求母亲，祖父说：“月季，你给匡民下跪，让他给你怀个娃，生下娃后，我就给你下跪磕头。”母亲知道祖父的心在滴血。那天晚上，外面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幽幽的灯光映着窗外那斜斜的雨丝。母亲给父亲下跪了，母亲流着泪说：“看在爹的分上，你就让我给你怀个娃吧。要不，镇上的人，还有我们娘家的人，都会让我抬不起头来，不会生娃的女人谁都看不起！”不知道是由于祖父的痼病到了晚期，使父亲有了恻隐之心；还是我母亲真诚的哀求打动了，因为我母亲哭后抹去眼泪又朝他凄凉地微笑着；还是窗外那映着灯光的细细雨丝影响了他的情绪，那晚，父亲与母亲圆了房。

祖父的感觉是准确的。母亲不但是个好当家，而且也能生娃。就那一晚，母亲就怀上我哥了。祖父高兴得身体也突然好转了几天，但父亲对我母亲却变得格外的冷漠了。祖父没有给我母亲跪下磕头，是因为还没生下我哥，祖父就带着一种希冀离开了人间。祖父离世前对我母亲说：“月季，我往你们家跑那十数次没白跑，你是个好女人！”当母亲生下我哥后，母亲上祖父的坟前烧了香磕了头，告知祖父她为他生了

个孙子，为钟家续上了香火，让祖父在九泉之下能得到永远的安宁。

三年后，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一是为了抗日，二是想永远地离开我母亲。没有感情的婚姻使父亲感到既厌倦又压抑。父亲临走前，把他的这种想法坦诚地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也清醒地感到，祖父去世后，维系她与父亲的东西已不再存在了。母亲哭了，说：“你就这么撇下我和儿子走了？”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突然拉住了母亲的手，母亲这时又微笑了一下，但笑里却含着无限的凄凉和伤感。那晚就有了我。

父亲还是参军走了，走了整整有十二年，他没有给母亲寄过一纸一字。1952年，父亲终于让人给母亲捎来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在新疆，在某军某师任作战科科长，算是给母亲报了个平安。但在信的结尾，父亲说：“路途遥远，不用来见我。等我有空，会回家来看望你和钟槐的。”他不知道，这时已有了我——钟杨。这次母亲没有听父亲的。她收到信后，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对我和我哥说：“走，去新疆，找你爹去！”那年，我哥十五岁，我也十二岁了。

那时火车只通到西安，从西安到新疆，我们有时搭车，有时还步行，整整走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新疆，一路的辛苦自不必说。在吐鲁番我们休整了两天，母亲把我们兄弟俩收拾了一番，换上了半新的干净衣服，母亲也想用这两天休整的时间，来消除一下谱在她脸上那浓浓的倦态和疲惫。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艰辛的旅程即将结束，而且与父亲相见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更让人高兴的是旅馆住着几个客商，他们的商队也要动身去乌鲁木齐，到时要路过我父亲所在部队的驻地，并且答应让我们搭他们的马车走。

天不亮，我们就被叫起来，坐在装满货的马车上。出发前，有两个年轻人挺着胸直着腰朝车队走来，领队的中年客

商笑着迎接他们，车队共有六辆车，两个年轻人也不说话，一个坐在头一辆车上，另一个坐在后一辆车上。哥在我耳边说，那两个人肯定是保镖。一阵鞭响后，马车便叮叮当当地上路了。

太阳把戈壁晒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从地上掀上来的热浪似乎可以烤焦你的皮肤，而龙卷风从远处卷起沙石，直直地在戈壁滩上旋转着，那真叫“大漠孤烟直”。血红的太阳渐渐地往巨齿般的群山间沉下去，荒芜的戈壁依然看不到一点儿绿色与人气。马铃在不知疲倦地叮叮当当地响着，四下里顿时给人一种不安与沉闷的感觉。车头的那位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车尾的那一个挥了挥手。似乎在传递着一种只有他俩之间才知道的讯息。

天色开始昏暗了下来，风也变得凉了下來。而我们看到从远处的山谷里不住地冒出一个个黑点朝我们的车队直奔而来。“吁——”六辆马车全都停在了路上，车头的那个年轻人喊：“全都下车隐蔽。”中年客商和我们都蹲在车后，他说遇到土匪了，不过不要紧，那两个年轻人就是解放军剿匪队的。

土匪马队眼看就要冲到我们车队跟前了。我看到坐在车头的那个年轻人朝天开了一枪。一颗信号弹直冲天空，划出一道刺眼的亮光。土匪惊慌地拨转队往回逃。这时，又一支队马队从不远处的山谷里冲杀出来。

一位非常英俊的军官骑马朝我们奔来，对在头一辆马车上的年轻人喊：“小林，这儿没事吧？”

“没事了！”小林回答。

“你们保护好客商！”那军官一夹马肚，又快速地赶上马队去追土匪了。

“匡民——”母亲突然大声地喊，“钟匡民——”

父亲已经奔远了，那嘈杂的马蹄声也使父亲听不到母亲

的叫声。但母亲却激动地哭了……

戈壁滩上尘土飞扬，我远远地看到父亲骑在马上，举起枪，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续撂倒了好几个土匪。看到父亲是这样一个英勇善战又那么英俊的解放军军官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与自豪。我问母亲：“娘，那人真是我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是！”

几天之后，我们见到了父亲，但父亲对我们的态度却让我们失望极了。父亲当然不会想到母亲会领着我们来找他。他来见我们时，铁着脸，劈头盖脑地冲着母亲吼了一句：“你们来干什么！”母亲也毫不示弱地回他说：“我是要让这两个孩子来见见他们的爹！钟槐三岁时你就走了，钟杨从一生下来就没见过你这个爹，让他们来见见他们的爹是个啥模样，不行？”

对母亲来说，母亲领我们来是带着某种希望来的。她希望在这段十几年的分离以后，父亲对她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她还想着争取到自己的幸福与美满。但父亲一见面时的表现却让她明白了。母亲的眼神是绝望而痛苦的，但她突然微笑了一下，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这两个孩子你总不能不认吧？”父亲叹了口气也缓和了语气说：“那就先住下吧，有些事以后再说。”

一连三天，父亲没来见我们。部队的驻地在离乌鲁木齐不远的一个小县城边上，一走出院子，看到的就是荒凉的戈壁与连绵的群山。第四天的傍晚，夕阳浸红了积雪的山顶。父亲让一位炊事员送来了几样菜，最耀眼的是一只黄灿灿的嫩鸡和一盘油汪汪的羊肉。炊事员对母亲说：“这是给孩子们吃的。大嫂，钟科长让你单独过去吃。”

我总感到母亲是位非常现实的人。就在那天与父亲单独吃饭时，是母亲主动而坚定地提出了要与父亲解除婚姻关

系。当母亲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看到桌子上摆了几样菜,父亲坐下后说:“月季,我们喝口酒吧,我知道你能喝。”母亲说:“在家时,我爹不让女人沾酒,只有在年三十、正月十五两个晚上爹才让我们放开喝。我把我爹都喝翻过。”母亲苦笑了一下:“今天我也想放开喝。”父亲说:“那你就放开喝吧。”母亲说:“你有啥话就直说吧。”父亲说:“我为啥要参军,你不清楚吗?一是为了抗日,二就是想离开你。你干吗又非要领着孩子找我来呢?”母亲凄苦地微笑了一下说:“我找你来也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两个孩子来认认爹,二呢,咱俩的事总要有个了结。包办婚姻害了你也害了我。但名义上咱俩还是夫妻吧?已经不是夫妻了,干吗还要扯着这个夫妻的名分呢?这种想法我早就有了。这次我来,就是想来看看你的态度。现在你不用说,你的态度我已经清楚了。这样吧,你要同意,咱俩就把这包办婚姻解除掉!”父亲吃惊了,眼睛睁得很大,嘴巴也张成一个大黑洞,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月季,你真的是这么个态度?”母亲说:“不假!我不想让咱俩再这么痛苦下去!”母亲抓起酒瓶,一仰脖子一口气灌下了半瓶酒,抹一下嘴,微微苦笑了一下说:“这酒好!”父亲说:“如果当真是这样的话,那咱俩办了手续后,你就领着孩子回去。生活费我按时给你们寄。”母亲说:“不!婚我跟你离,但孩子们不能再离开他们的爹!我也不离开孩子。你到哪儿,我们也跟到哪儿,我们不会碍你事的!我把孩子养得这么大,你总不能让我跟孩子们永远分离吧?”父亲想了好一阵子,最后说:“好吧。”

母亲把剩下的半瓶酒全倒在茶缸里说:“结婚时你不愿跟我碰杯喝口酒,但这离婚的酒总该碰一下吧?”父亲眼睛突然变得有些湿润,跟母亲碰了碰杯。母亲强撑着微笑,把那茶缸的酒全喝了下去说:“匡民,这儿的酒咋会这么好喝

啊？”父亲说：“这儿的酒是真正的高粱酒！”母亲别过脸，偷偷地用衣袖蘸去眼角上的泪。当她转过脸面对父亲时，脸上依然含着微笑。

二

师机关秘书科一位叫孟苇婷的女人一直在追我的父亲。当时孟苇婷只有二十四岁，是个大学生，长得又漂亮又洋气。父亲对她当然也有意思。当父亲与母亲办完离婚手续的三个月后，父亲与孟苇婷结婚了。当我哥和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气得肺都要炸了。哥说：“钟杨，你知道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吗？”我说：“知道。”哥说：“爹就是陈世美！”

父亲的新房就在一座小院子里。我和我哥走进院子时，新房里正爆出一片喊声和笑声。一位军官在一根筷子上吊着块哈密瓜干，让父亲和孟苇婷同时咬，父亲一口咬住后正往孟苇婷的嘴边送，有一位军官就喊：“哈，还是钟科长有手段！”他的话音刚落，我就将一块土疙瘩从窗口扔了进去，只听咣啷一声，碎玻璃散了一地。窗口与门前顿时挤满了一张张惊讶的脸。父亲与孟苇婷从门里走出来，我就冲着父亲喊：“我爹钟匡民，就是个陈世美！”父亲正恼怒地要朝我走来时，孟苇婷一把拉住了他，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我的话音刚落，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母亲在我头上拍了一下说：“钟杨，他是你亲爹！儿子哪有这么说自己爹的！要说，这话也得娘来说！”我哥就在一边喊：“娘，你说呀，你现在就说！”院子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好大一阵子的沉默。母亲叹了口气说：“钟槐、钟杨，你们硬要娘说，娘就告诉你们，在这件事上，你爹没有错！你爹也根本不是陈世美，要说错，那都是娘的错……”母亲含着泪，突然微笑了一下

说：“钟槐、钟杨，咱们回。让你爹和这位孟阿姨安定定地把这婚结了……”

我们回到家，母亲就闷着头做饭，眼里的泪就没干过。吃晚饭时，母亲平静地对我们说：“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个啥滋味你们不知道，其实你爹也很可怜。娘同情你爹，心疼你爹，娘主动提出跟你们爹离婚的。目的就是想让你爹再找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你们要恨就恨你娘吧，但你们不能这么恨你们的爹，他毕竟是你们的亲爹么，人活在世上，要懂规矩！”

那天晚上，父亲领着孟苇婷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后来孟苇婷告诉我说，当时母亲在院子里说的那几句话，让她和我父亲都很受感动，是孟苇婷拉着父亲来看我们的。因为我和我哥给父亲的婚礼添了乱，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新婚的喜悦，有的只是沮丧与沉重。父亲一口一口地深吸着烟对我们说：“钟槐、钟杨，你们咋看你爹，咋骂你爹，爹都认了。但爹要告诉你们，就是爹绝不是什么陈世美！陈世美不认老婆，不认孩子，但爹认！至于我和你娘的关系，我没法跟你们说清楚，感情上的事，只有你们长大了才会懂！”孟苇婷也在一边说：“月季大姐，还有钟槐、钟杨，我跟匡民上你们这儿来，我只想说一句，是我伤害了你们，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说着，她站起来朝母亲和我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母亲微笑了一下说：“苇婷妹子，你用不着这样。我是愿意看到匡民幸福的！”孟苇婷的眼里渗出了泪说：“月季大姐，我从心里感谢你！”

夜深了，我们睡着了，但母亲压抑不住的哭声把我们惊醒了。母亲坐在床上捂着脸哭个不停，吓得我和我哥跪在母亲跟前，求母亲别再哭了。母亲说：“你们睡吧，娘哭哭心里就痛快了。”那时我才感到，其实在这件事上，受到伤害最重最痛苦的还是我母亲！

第二年,母亲和我哥都被批准参加了工作。我父亲也因为工作的需要,从剿匪队出来,改任所驻部队的一个团的团长。那年的开春,部队要到离驻地四百多公里的戈壁荒原上去开荒造田。有一天父亲来找母亲,说开荒造田的任务很紧迫,团党委决定,老弱病残人员不跟大部队走,暂时留在县城里。意思是让母亲也留下。母亲很不高兴地说:“老弱病残中我属于哪一种?”父亲说:“我们要急行军,你的脚不是有点那个么。”母亲说:“几千公里的路我都来了,几百公里算个啥?我不会拖部队后腿的!”后来孟苇婷也来劝说,那时孟苇婷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孟苇婷甚至劝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去,说今后的生活会很艰难。但母亲很严肃地对她说:“苇婷妹子,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但以后你再也不要给我提这件事,我绝不会让我的两个孩子离开他爹的!”

也就在那天上午,我哥拉着我去了集贸市场。他说娘的脚小,几百公里的急行军怕会跟不上,买头小毛驴,拖上个小车,再长的路也不怕了。我哥对我娘孝顺得很,世上很少有像我哥那样孝顺娘的。赶集在新疆叫赶巴扎。牲口巴扎上的小毛驴多得拥成黑压压的一片,而且很便宜,我五万元(旧币)就可以买一头。我哥参加工作后每月都能领上十万元的津贴,一般他把钱都上交给母亲,但这次他对母亲说这个月的津贴他想买样东西。母亲就笑着说你的钱你想咋用就咋用,不够娘再给你。我哥在挑选小毛驴时,我就在他耳边说:“哥,买头怀娃的母毛驴吧。”哥说:“为啥?”我说:“现在买一头,几个月后就可以变两头了。”哥就笑了。

我们赶着一头怀孕的毛驴走出集市,来到县城一条偏僻的小巷子时,就听到一个女娃娃的哭喊声。一个中年男人夹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娃娃在往一条空巷子里跑,而后面有个人在喊:“解放军小同志,那是个人贩子!”我哥一听,就把牵